

图：《同谋者们》海报 中：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右：《国有器官》封面

一部电影与两本书

一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韩国电影《同谋者们》，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起在韩国四百五十多家大型戏院同时上映。电影根据一名韩国女子在中国遭活摘器官的真实案例，描述黑社会组织与中国大陆海关、医院、公安等部门联手，从事绑架、活摘器官以牟取暴利的血腥犯罪过程。

中共与黑道勾结活摘器官的事件，在韩国一度有大量报导。二零零九年曾有报导称，韩国的一对新婚夫妇去中国旅游时，新娘被绑架，且体内所有内脏器官均不翼而飞。韩国导演金泓善即根据该真实事件，拍摄了这部影片《同谋者们》。

中共活摘器官之冰山一角

实际上《同谋者们》披露的仅仅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冰山一角。零六年三月初，中共在沈阳苏家屯等至少三

十六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反人类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中共动用整个国家之力来摘取无辜民众身体器官的暴行，近年来广受国际社会瞩目。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江氏集团命令“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地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近年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而学员人数却大量转移消失，早已启人疑窦。

前联合国调查特派专员：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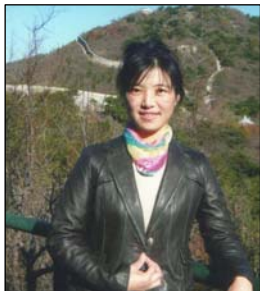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著名国际人权家、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在台湾大学演讲答复人权律师提问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接下页）

“你们在为全人类呼唤良知”

二零一二年九月八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南部大学城弗莱堡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大量游客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消息后，十分惊讶和气愤，表示支持法轮功。

一位德国中年男子，凝神看过真相展板后，心情沉重地仔细询问活摘器官的真相，他在征签簿上签名时说：“这样的迫害在今天是不应该发生的！你们出来讲真相这件事做得太好了，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在为全人类呼唤良知，制止邪恶，在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起码的尊严。”

一位大陆访问学者站在“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横幅前，让同伴为他拍照，他说：“我欣赏这个口号，把问题说清了。”另一位访问学者了解到中共策划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真相后，感慨地表示，中共在撒弥天大谎，他要告诉他的学生们真相。◇



图：马春玲



图：马春梅（发言者）在中使馆外呼吁各界帮助营救妹妹

大连优秀销售员被绑架 姐姐海外呼救

九月八日晚，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抗议中共非法抓捕她的妹妹马春玲，并呼吁各界帮助营救。马春玲是辽宁省大连人寿保险分公司的一位优秀销售员，在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随后遭受毒打，现被转到姚家看守所。

马春梅在集会上说：“八月二十

九日，马春玲在大连清泥口桥附近，见一民工模样的人，就上前打招呼，那人说是船员，马春玲说海上风浪大，危险，请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希望你好人平安，并给了他一个光盘。可那人受中共谎言毒害太深，露出凶相，伙同站北派出所恶警将马春玲强行绑架，大连西岗公安

分局刘涛、肖冬云等五男一女非法抄家，抢走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三个手机和所有大法书和资料。

九月五日，马春玲遭受严重迫害，身体受伤，缝了好几针，并被从金家街拘留所转到姚家看守所。

马春玲从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体弱多病，血小板减少，修炼后身心健康。马春梅说，马春玲在大连人寿保险分公司做销售工作，业绩突出，曾参加几次世界保险大会，深得大家爱戴。她美丽善良，做事先考虑别人，孝敬公婆。无论在家里还是工作单位，马春玲都是大家公认的好人。认识马春玲的人都说：“这么好的人被抓走迫害，这是啥世道啊？天真的要变了。”马春梅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妹妹马春玲。◇

(接前页)的调查报告时明确表示,“这是可信的。经过调查论证,特别是数据分析显示,自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明显剧增,而其器官来源却是不明的。”零八十一月二十一日,联合国要求中共立刻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及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对迫害者绳之以法。

两本书揭露活摘器官黑幕

二零零六年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量翔实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对于中国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大面积的强迫掠夺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大卫·麦塔斯与大卫·乔高将他们持续追踪数年的调查报告整理成《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

今年七月,进一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出版,此书由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所编写,收集了证人报告、官方资料等,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中共的这一暴行。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首现美国政府报告

今年二月,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媒体报道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中共竭力掩盖的薄熙来、周永康与江泽民集团利用政法、军队、医疗系统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二零一一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首次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泯灭人性与良知,被大卫·麦塔斯形容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古云: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二战后纽伦堡大审判,杀人刽子手均难逃法网,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丧心病狂者们,最后必将在正义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罪恶。(文/唐恩) ◇

修炼两个月 晚期食道癌康复

我姓范,湖南人,六十七岁,二零一二年过年期间吃饭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不下去,从那时起,每餐吃饭都用水送,因为不痛也不在意。到了五月,咽东西时有痛感,浑身没有劲,背部胸部有胀痛感,睡眠也不行了,医院检查是食道癌晚期。

当时听了真是五雷轰顶,吓坏了,因为象我这种情况,吃药没有用,做手术弄得不好死得更快,而且这种病人死得很痛苦,我对医生和家人说:“不住院,不做手术,回家再说。”

孩子打听广东有一土医生能治这病,去碰碰运气吧!结果徒劳往返。回来立即住进县中医院,中、西医治疗,后来病情加重,体重一百四十斤降至一百斤,不能咽饭,吃面条也不行了,干脆回家,活一天算一天。

我家有个亲戚炼法轮功,对我说:这病不是一般的病,得用超常的办法,就是走修炼这条路。她给我请来《转法轮》,要我抓紧时间看。

看第一遍时,看到《转法轮》上写着:“要想好病、祛难、消业,这些人必须修炼”,我不就是想病好吗?我下定决心走修炼这条路,信心大增,觉得有救了,每天用心看三讲《转法轮》。第一天炼完功就感到舒服,这天晚上也睡好了。炼功中三十分钟抱轮非常吃力,我就是咬着牙,再难也要坚持。我原来脾气不好,一点事就跟老伴争,男子汉大丈夫的思



想很严重,《转法轮》上说“炼功人必须得忍”,我学了这法后脾气也改了,但有时也守不住,过后怨恨自己,并给自己下条令——做到下不为例!

我修炼两个月,身体发生很大变化,不但能吃面条,吃大米饭,全身轻松,咽东西不痛了,别人都说我脸色好了,有光泽,掌心有血色了;原来浑身没劲,现在上山砍柴一身轻。

有人问我吃了什么偏方,好得这么快?我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今年夏天连凉茶都没有喝,我是炼法轮功炼好的。他们吃惊一下,很关心我说:“你可别到处说,注意点。”我本来就炼法轮功炼好的,谁问我,我都是这样回答,谁要找我麻烦,那他有本事把我病治好嘛。我村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好,很神奇。

我们全家感谢李洪志大师救命之恩,特请来他的像片,挂在客厅中间,让我们全家天天能看到师父。◇

免检菜

二零零八年以前,我们这里没有专门的菜市场、恒

温库,都是菜贩子去地头收购。菜贩子要什么质量,我们几家炼法轮功的人都按照标准给菜。时间长了,菜贩子都知道炼法轮功的人不糊弄人,都愿意收我们的菜。比如收购生菜,要是生菜多了、便宜了,卖菜就难,人们一大早就得去菜贩子那儿抢筐。对于我,只要我有菜,不管我去得早晚,菜贩子都会给我留下比别人多的筐。

一次卖菠菜,我把装好筐的菠菜送去过秤。不管菜价高低,我家的菠



菜都拣得很干净,黄叶和小叶都摘掉,筐也装得整整齐齐。那天不管谁家的菠菜都翻筐检查,摘不干净的都要倒出重摘。菜贩子把我的十筐菠菜过秤后直接装车,根本不看菜如何。

旁边被倒过筐的菜农不高兴地说:“他的菜你一眼都不看,专门翻我筐?”菜贩说:“今天谁的筐都翻,就是炼法轮功的,筐不用翻。”菜农有点不服气,揭开上面盖的报纸翻了翻说:“咱的菜的确没有人家的好,也没有人家摘得干净,我真的服了。”

菜贩说:菠菜两块钱一斤时,人家的菜都摘得很干净,何况今天八角钱了。炼法轮功的无论什么菜,在我这都免检。(文/河北大法弟子) ◇

妻子疑被活摘器官 丈夫遭封口夺命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贺秀玲,2004年3月被以“脑膜炎”送到医院就医,人尚有呼吸就被送入停尸房,后腰有绷带缠绕,疑似被活摘肾脏。警方起价十万元欲买通贺秀玲的丈夫徐承本不再上诉,遭徐拒绝。两年后徐承本网上发文质疑妻子被活摘器官,第二天即被抓捕,贺秀玲的遗体被迫火化。

徐承本被劫持在洗脑班迫害,身体迅速消瘦,像一副骷髅架子,意识常常模糊,两年后离世时皮肤溃烂,怀疑是当局为封口对其施用药物迫害。本文根据徐承本生前的口述及明慧网的相关文章整理。

在毓璜顶医院疑遭活摘器官

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贺秀玲女士,52岁,2003年8月被公安非法抓捕后,在烟台南郊看守所非法关押,2004年3月从看守所入烟台毓璜顶医院就医,院方称病因是“脑膜炎”。

贺秀玲被非法抓捕半年后蒙冤受审,原因仅仅是因为她制作了印刷品,而这些印刷品涉及她的信仰——法轮功。尽管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称法轮功违法,但因迫害指令来自中共最高层而使这场迫害旷日持久。

据徐承本回忆,3月10日下午5点多,徐接到芝罘区“610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李文光的电话,先问贺秀玲有没有病,徐说贺什么病也没有。接着李说贺有病正在毓璜顶医院治疗,可以去探望。

当晚7点多,徐承本在六楼脑神经内科32病房找到妻子时,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这个面目全非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她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不能翻身,手和脖子都已变色,生命垂危。更凄惨的是,无人护理,没见任何治疗,却一只手被铐在床头,手腕处有一层层的血痂和伤疤,而且下身赤裸,在男女进出的病房里无遮无盖,受尽羞辱。

徐问妻子哪儿不好,她用手摸胸口,徐扶她坐起,她喊痛,她的左眼已睁不开,徐不明白,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为什么胸口痛?贺吃力地向丈夫指了指自己的后腰,徐并不



图：贺秀玲

理解什么意思。贺示意很饿,想吃饭。五六分钟后,进来一男一女两看守。看守人员称贺不愿吃药不打吊瓶,徐表示不相信。男看守拿来两粒药,徐喂给妻子吃下。还有一杯感冒冲剂。徐不明白,得了结核性脑膜炎,服感冒冲剂能起什么作用?有两个吊瓶挂在床头,医护人员去给贺打了一个,贺并不拒绝。徐认为之前他们并未给贺打针吃药。

徐要求给贺吃东西,看守削了个苹果给贺吃了两片,然后就说不能让她吃了。徐要求给贺喂饭,他们不许。

看守说贺插尿管,裤子湿了,所以没穿。但是徐并没有看见尿管,后来也有医生证实没有插尿管。

徐要求陪床照顾。男看守给南郊看守所所长张福田打电话后,告诉徐不让陪床,随后,徐被看守撵出病房。整个探视过程大约十几分钟。

后来徐指问张福田,“贺秀玲只是修炼做好人,却被迫害成这样,是谁教这样的?”张回答,“这是公安和看守所的法律叫这样的。”

流泪的“尸体”和撕图纸的医生

第二天一早7点多,李文光打电话通知徐赶紧去医院。徐到了那里,李说贺已病故,却不让见贺。

3月11日上午10点多,亲属们匆匆来到医院停尸房,见到贺下身赤裸,手脚温热,左眼明显塌陷且略呈紫黑色。徐承本还发现,妻子的后腰被绷带缠绕着。徐很奇怪:得了脑膜炎怎么会在后腰缠绷带呢?

贺的妹妹数年没见贺,她大声哭喊:“姐姐你怎么这样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这么多年没看到我了!”

喊声未毕,贺的眼中“哗”地流下两行眼泪!接着亲属发现她的脸上出现很多汗珠。原来人还未死!亲属们赶到楼上找医生来抢救。

找了三次,一名男医生和两名女护士才带着心电图仪器下楼来。心电

图纸出来十几公分时,亲属们看到上面是跳跃的曲线,从常识来说,死亡应是平的直线,有心跳才有曲线。

妹妹大声说,“看啊看啊,人还有心跳你们就给送这儿来了!”医生闻言大惊,一把撕掉图纸,亲属上前阻拦,和医生抢图纸,却见医生先抢在手里,匆匆夺门而逃。

随后,悲愤无奈的亲属们摸到贺还有脉搏,央求停尸房的老头来看看。老头戴上白手套来摸了一下脉搏,确实有跳动,也感到很惊异,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亲属们在医院里四处哀求,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来抢救。他们到红十字会、110、医疗事故科等处奔走求助,均无人肯救治。第二天,亲属就不被允许见贺了。第三天,当亲属被允许再次看见贺时,贺的心跳和脉搏已经消失,手脚冰凉,确认已经死亡。

重重谜团 公安开价十万元封口

贺离世的这几天,一切都象是在谜团中。当11日上午亲属们四处去找医生抢救时,医院推脱说贺的主治医生姓郭,去济南出差了。下午,亲属发现一辆殡仪馆的车停在停尸房前,正在往上抬人,正是贺秀玲。亲属急忙阻止,殡仪馆的人说,是610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来拉人去火化的。在亲属的极力拦阻下,一息尚存的贺未被拉走。610为何如此急于火化?

第二天,亲属不被允许见贺。于是亲属想到贺的病房找病友询问详情,却发现,一夜之间病人全搬走了!

对贺后腰的绷带,医院的解释是为贺做了腰穿刺,可是,出钱治疗的看守所所长张福田说没有做穿刺。亲属走访了几位专家,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脑膜炎根本不需做穿刺。

专家又指出病历是被整理过的。徐多次找医院要原始病历都被拒绝。后来山东省检察院把原始病历取走。

3月13日,徐与看守所的张福田签订协议,遗体送到殡仪馆冷冻,没有家属同意不得火化。

徐承本从地方到最高检察院不断上诉,并上网请求联合国立案调查。期间,烟台公安局610多次派人当说客,要花钱买通徐不再上诉,一次甚至找邻居劝说,开口(转四版)

仙人桥与山人庙



安徽省明光市有嘉山，在中嘉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作仙人桥，桥旁曾有一庙，被称作山人庙。

《安徽省志稿》记述嘉山旧貌：“双峰挺峙、有巨石横亘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帘。”

其中“巨石横亘如桥”便是说的“仙人桥”。一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上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三米，跨度约八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鲶鱼洼（今明光分山岭水库），遇丰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落日余晖处于山角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

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了中嘉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

一日，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入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

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后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字，写好后又用手擦去一半。

樵夫回家后把所遇之事讲给村人听，有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呀。

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医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而成仙飞升了。

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他的样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人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

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失去了踪影，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于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修心向善之人历来都受到敬重，在当今世界，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大肆污蔑正信、残害修炼人的，唯有中共。◇

（接三版）给十万元，不行可再加。

被迫火化遗体 丈夫遭封口

据专家分析指出：贺秀玲以脑膜炎入院，实际是作为肾脏的活供体，被摘除了肾脏；从眼部异常来看，也有可能同时摘除了眼部器官。因肾脏不是最主要的脏器，摘除后，贺秀玲并没有立即死亡；而610安排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派人以看护为名监视她，不给打针吃药也不给吃喝，等待她衰竭而死，并施用使其无法说话的药物，临死前与其亲属见一面，给亲属一个“交代”。如此，活摘器官的罪恶就被“病死”的假相掩盖。

没想到的是，天理昭彰，亲属目睹贺秀玲人未死而躺在停尸房的惨景，拉开了寻求真相的序幕。

2006年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海外曝光后，徐承本更加怀疑妻子是被活摘器官致死。4月19日，徐承本在网上发文敦请国际人权组织对贺的遗体从新尸检，查明死因。文章面世的第二天，4月20日，徐承本被警方突然抓捕。同时，贺的妹妹（法轮功学员）也被捕。

紧接着，610威逼利诱贺的独子徐辉同意将其母遗体火化。6月20

日，贺的遗体被火化。随即，徐承本和贺的妹妹被投入610私设的监狱——洗脑班折磨，逼迫放弃信仰，并逼迫同意火化遗体，遭到二人拒绝。

洗脑不成，610把徐关进以更加邪恶凶残而闻名的招远洗脑班，那里不仅酷刑手段凶残，并且曾给法轮功学员暗中服食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

在那里，徐承本迅速消瘦，原本体重一百七十斤，数月后仅重一百零几斤，像一副骷髅架子。他的意识常常模糊，不仅放弃了信仰，也放弃了追究妻子的死因，两年后离世时皮肤溃烂，疑是当局为封口对其施用药物迫害。

被国际追查的烟台毓璜顶医院

据国际人权组织对烟台毓璜顶医院的调查，该院移植中心的成员称，一年最少做一百六、七十个肾移植手术，肾源充足，供体健康，曾给外国人移植。但是，对于供体的来源，却避而不谈，即使在医院内部，也讳莫如深。早在2006年6月，毓璜顶医院因其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列入追查取证名单。贺秀玲只是每年为毓璜顶医院供给肾脏器官的一百六、七十个受害者之一。

“这节课保证不给学生上”

孩子放学后拿着初中二年级的《思想品德》课本让我看，第三课“天安门自焚”的例子完全颠倒黑白。晚上，我真诚地邀请了孩子的政治老师：“我为政治课本来的，想和您探讨一下。”老师很爽快：“请说。”

我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疑点说起：一、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二、“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竟完好无损。三、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病人无法说话，就是几天后说话，也是漏气的。而十二岁的小女孩刘思影却能清晰地接受记者采访并唱歌。这些造假都违反常识。

老师连连点头说：是、是。

我说：您是我孩子的老师，我们这一生都是有很大的善缘。法轮功是佛法。破坏佛法，毒害众生，是犯了天大的罪。我只希望您一切都好。

老师高兴地说：你放心，这节课保证不给学生上。同时我也看到了，你是真心为我好，以前我不了解你们，听你这样一说，我很同情你们。

（文/河南法轮功学员 清泉）◇